

新古文辭類纂稿本

二

歐戰後增訂

中外地理大全

精裝兩冊 定價六元

中外地理大全。係英國大學經濟碩士、北京大學教授、高等師範史地部主任陶履恭等輯譯。上編本國。下編外國。於自然地理、政治地理、人文地理、敘述極詳。其有重要關係之人物事實。特記尤尤饒興味。至歐戰後世界之變遷。如俄、德、匈、奧、土之分裂。新共和國之成立。最近重加改訂。內容更爲刷新。全書四十萬言。首附寫真銅版八十八幅。以增研究之興趣。

中華書局發行

新古文辭類纂卷四十八 雜記類四

諸暨蔣瑞藻纂集

張廉卿遊狼山記

光緒二年秋八月。黎純堃筦權務通州。余過焉。既望。與純堃游于州南之狼山。山多古松。桂檜柏數百株。倚山為寺。錯樹間。最上為支雲塔。危踞山顛。萬景數內。迤下若華景樓。及準提福慧諸。亦絕幽窈。所之僧舍房廊。屈曲左右。蒼翠環合。遠絕塵竟。側身回矚。江海蕩天。近在戶牖。南江昭文。常執諸山。青出林陰蔚。狀時秋殷中。海氣正白。怒濤西上。皓若素蛺。滅沒隱見。余與純堃顧而樂之。狼山淮揚以東雄特勝處也。江水自岷蜀徑吳楚。行万里。至是灝漾渺莽。與海合會。山川控引。界絕華戎。天地之所設。險王公以是眷固。古今豪杰志士之所睥睨而

籌也。昔阮籍適晉室之亂。作永懷詩以見志。登廣武山。嘆悼時之無人。今余與純。幸直茲世。寇亂殄息。區內亡事。蕃居絕域。約結堅明。中外以恬。嬰相慶。深憂長計。復奚以為。余又益槁枯朽鈍。為時屏弃。獨思遺外身世。捐去萬事。尚羊于茲山之上。蔭茂樹而擷澗芳。臨望山海。慨然馮吊千載之興亡。左挾書冊。右持酒杯。歡歌偃仰。以終其身。人世以飛理亂。天地四時變遷。眇若隊葉。與飄風。于先生乎。何有哉。歸書而為之記。

張廕卿游虞山記

十八日。與黎純。並游狼山。坐萃景樓。望虞山。樂之。二十一日。買舟度江。明晨及常熟。時趙易州憲父適解官歸。居于常熟。家偕往遊焉。虞山尻尾。東入常熟城。出城迤西。纔二十里。四面皆廣。埜山亘其中。其最勝為拂水岩。巨石高數十尺。曾積駢疊。若

累芝菌。若重鉅盤。為臺色。蒼碧丹赭。斑駁晃曜。溢目有二石。
中分曰劒門。驢摩屹立。詭異殆不可狀。踞岳府視平疇。廣衍數
萬頃。澄湖犇溪。從衡蕩滴。其間繡畫天施。南望毘陵震澤。連
山青翠相屬。厥高饒雲。雨日光參錯。出諸峰上。水陰上薄。
盪摩闔開。變成无瞬息定。其外蒼烟渺靄。圓繚光色純天。決
皆窮睇。神与極馳。岩之麓為拂水山莊。舊趾錢牧齋之所嘗
居也。嗟乎。以茲丘之勝。錢氏恫不能藏于此終焉。余与易州乃
樂不能去云。岩阿為維摩寺。經亂泰半燬矣。出寺西行。少折
踰嶺而北。云海豁開。杳若天外。而狼山忽焉在前。余指謂易州。
一昔游其上也。又南下為三峰寺。所在室宇。每可憇息。臨望
多古樹。有羅漢松一株。剝脫拳禿。類數百年物。寺僧具酒果
笋麪。餉余兩人。以日昃矣。循山北過安福寺。唐人常建詩所謂

破山寺者也。幽邃稱建詛語。寺多木樨。萼由寺以往。芳馥載
涂。反自常熟北門。至言子仲雍墓。其上為辛峯亭。日。呂。夕。山
徑危仄。不可上。期以翼日往。風雨復不果。二十四日。遂放舟趣
吳門。行數十里。虞山猶蜿蜒在蓬戶。望之瞭然。令人欲反棹復
至焉。

張廬卿愚園尺集圖記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畢陬之月。集耆宿英彥之屬十有八人。觴
于江寧城南之愚園。故明徐氏西園舊址。主人因而更營之。
亭台池館花石竹木之勝。傳于一時。行尋坐酌。趣昭物博。觴永
極樂。竟日乃罷。是日白樂天生日也。故以其期集焉。昔樂天當
唐室之衰。適直諫。媚遠跡高舉。晚歸洛陽。于履道里得故散
騎常侍楊馮宅。息躬其中。窮極池台水竹。琴酒弦歌之樂。為

池上篇以記其事。狀此猷曰：全身遠害，閑居默游而已。其刺蘇州以九日燕集，醉題郡廨，乃益酣嬉淋漓，快狀其自得恣情而罔恤當時。朝政昏瞶，牛李朋黨交扇，河朔再亂，中外交訐。樂天豈一无所關其慮，而誠有樂乎此哉？蓋君子之處于世，夷懌險艱，不能以一致，或中有不自得，則一放意于林泉岩壑，賓朋讌集，以自遣。若劉伯倫、陶淵明之耽耆于酒，倪迂、顧阿瑛冒辟靈之厲，當元明之李園亭賓客之盛，甲于東南，而杜子美直天竄亂起，飲李氏園，其為詩乃曰：上古曷天民，不遺黃屋息。至今阮籍輩，孰醉為身謀。可以知其趣矣。其在成都，乃至與田父泥飲，狎蕩，僕到而不厭。況其所遇為蒼黃勝流者邪？其為樂豈復可意量邪？故當其流連景光，襄羊亭沼，俾倪竹石，倚震連襪，狂飲大噉，放形遺物，橫行濶視，忘得喪外，非譽齊彭殤，混戾

鹵。寵辱不驚。理亂不聞。頽然與造物者遊。而衆莫知其所以。廼以全其真。而得其志。此昔之君子。胥先后而若出一塗者。无慮皆以是也。今諸賢之集。其與樂天暨昔之君子之所志。未知何如。然茲游之樂。不可以无述也。主人既屬黃沛。皆太守為之圖。又介范月槎。丈屬裕釗為之記。裕釗辭不文。則益固以請。既卒。不獲辭。乃為記之如此。

張廉卿重修金山江天寺記

代湘鄉曾相國作

金山自昔名勝。傳天下。繇六朝而后。崇飾梵宮。盛侈游永。秣千有餘載。軼興軼衰。至于國朝。聖祖高宗。省方巡守。相繼駐蹕于此。當是時。列聖深仁厚澤。涵濡薄海。中外禔福。翠華所蒞。萬姓歡忭。鼓舞寺觀之作。增飾崇禎。逾于往昔。康熙中。詔賜江天寺額。天子先后賁龍章于其上。昭耀江山。昭然來葉。傳說弗衰。

遊觀之區。蓋莫尚于此。已。逮咸豐中。通粵賊之亂。崇台傑閣。琳宮紺宇。蕩焉亡遺。憂時攬古者。衆以悼于心。蓋依古以來。金山之盛。未有過于我朝。其焚燬之烈。亦未有逾于今日者也。賊既平。國藩奉命來督江南。百廢鼓盪。日不暇給。其后復奉命視師北方。今合肥相國李公鴻章來權兩江。始議修復金山寺宇。事未及集。亦以奉命視師去。及馬端愍公新貽蒞任。乃始檄候補道薛書常董其役。馬公薨。而國藩復由直隸調任南。遂越明年十一月。而金山之役竣。自供奉宸翰之所。浮屠之宮。登覽憇息之官。至于庖湔廡房。都若干區。一仍舊制。溯經始至落成。閱二歲有餘。糜白金三萬有奇。于是所謂金山江天寺者。乃遂復其故焉。相國李公屬國藩為記其事。國藩惟金山興廢之跡夥矣。以其名與地之著也。故曩者之廢過者。尤心惻焉。

當粵賊盜踞金陵。環吳之壘。如崩如沸。疇暇問斯寺之脩廢。而今乃克睹其成。若是日中而逆。月盈而虧。于西而居。于東而隣。川流而澤止。谷墳而陵圯。古今者。盛衰興敗。臧不成。毀遞相禪而成焉者也。人事与天運。故參會而乘于其機。天銜培植而覆傾。人銜傾而不持。盈當其善。敗之既著。悅焉若出于慮表。而莫知所由。徐而視之。則莫不有端焉。以浸而致乎其極也。自萬事萬物。洪纖巨細。靡不由是。若金山者。處江山之交。而据東南之勝。其興若廢。乃尤与时之治亂。相為消息。以往者之盛。而至于廢。既廢矣。而復興于今。由今以往。廢興之運。成敗之應。天固寔主其間。抑豈非人之与有責者哉。今馬端愍公。既前殂謝。相國李公。又遠在畿甸。皆不獲見此寺之成。獨國藩幸得見之。而且顏狀老矣。后之人或不以斯言為可弃。而汲念乎此。嗚呼。

乎。豈獨茲山之幸也。與。于是為紀其興事。歲功之始末。與其庀材賦工之詳。並余之所以致其意者。寓焉以諗來者。且以質之李公。云。同治十年十二月朔有三日記。

張廬卿北山獨遊記

余讀書馬蹟鄉之山寺。望其北一峰。萃然而高。嘗心欲至焉。無與偕。弗果。遂一日。奮然獨往。攀藤葛而上。意銳甚。及山之半。足力勸止。復進。益上。則澗水從衡。艸間微徑。如烟縷。詰曲交錯。出惑不可辨識。又益前。聞虛響振動。顧視來者。亡一人。益荒涼慘慄。余心動欲止者。屢矣。狀終不釋。鼓鼙益前。豕陟其顛。至則空曠寥廓。目窮无际。自芹及遠。窪者隆者。布者持者。迤者峙者。環者倚者。怪者妍者。去相背者。來相御者。吾身之所未秣。一左右望而萬有皆貢其狀。畢効于吾前。吾于是慨乎其有念也。

天下遼遠殊絕之竟。非先蔽志而獨決于一往。不以券而惑且懼而止者。有能詣其極者乎。是游也。余既得其意而快哉。自愉。于是嘆余之倦而惑。且思者之几失之。而幸余之不召是而止也。乃泚筆而記之。

吳摯父合肥淮軍昭忠祠記

國家兵制。至淮軍凡三變。始者旗營之制。命將出師。取兵于素。戢事定。則兵歸伍。將歸京師。川楚之役。蕪資召募。不特用額兵。變兵用勇自此始。粵盜起。大李士齊尚阿募潮勇。擄賊而江忠烈公以楚勇。燕聞潮勇不循法度。難用。江軍能戰守可用矣。亦以奔命燭耿。曾文正公起湘鄉。教練鄉勇。倚以辦賊。呼曰湘軍。湘軍興而舊時額兵盡廢。兵之制于是始變也。文正公之起湘中也。今相國合肥李公。仍父子奉詔出治團練淮南。江忠烈之

撫皖。文正公嘗貽書忠烈。言相國可屬大事也。是時相國以編修治。名位未顯。展轉亡所就。及贈公沒。久之。遂奔淮南軍。从文正軍。江西同治紀元。以文正薦。募淮南義故六千五百人。赴援上海。于是劉公銘傳。潘公鼎新。張公樹。吳公長慶等。各領數百人。从號曰淮。名募到皖。撫李勇毅公續宜。名爲能選將。知。勦。勝。敗。文正公使勇毅按視新。還。賀曰。皆勝。也。吳平矣。相國帥。之。上。海。凡。廿。九。月。而。吳。果。平。于。是。淮。增。至。七。萬。人。矣。吳。平。曾。文。正。公。與。相。國。定。議。盡。散。湘。淮。稍。汰。羸。弱。留。五。萬。人。備。中。原。捻。患。于。是。淮。軍。興。而。湘。軍。又。廢。未。几。文。正。公。率。淮。軍。討。捻。病。罷。相。國。代。之。是。時。捻。分。東。西。相。國。討。之。凡。十。月。東。捻。平。又。六。月。西。捻。亦。平。中。原。悉。定。是。后。中。外。大。臣。爭。建。議。用。淮。軍。衛。畿。甸。鎮。拊。南。北。交。故。用。兵。處。討。捻。時。勦。頗。增。益。至。是。

留者四萬餘人。及相國移督直隸。治兵北洋。淮卞屹為中國重鎮。天下有事。取兵于相國。相國輒分遣淮卞應之。劉公銘傳帥之。至秦隴。征叛回。沈文肅公葆楨又與劉公先后率之渡海之台灣。御倭御法蘭西。潘公鼎新帥之出廣西關外。戰法人于越南。張靖達公樹声兄弟帥之北戍山西邊徼。南防海粵東。吳武壯公長慶帥之東過渤海。定朝鮮內亂。今湖南吳中丞大澂帥之北略吉林黑龍江。周剛敏公盛波武壯公盛傳兄弟更迭隨相國天津。屯戍海上。而天津又間遣偏師平朝陽之盜。淮卞旂鼓獨行中國者卅年。始相國起湘卞中。所用皆湘卞法制。既至上海。見外國兵械精整。過吾卞遠甚。于是盡弃湘卞舊械不用。外國器法勒習。卞成不留行。百戰而士氣常振奮者。以器利而傷亡者少也。蓋兵之制。至是又一變矣。變未有已也。兵

者逐事而具事已而更新。不可終窮。而大要歸于去所不勝。以從所勝。是故八旗之戰也。以弓馬勝。湘剿起南方。與賊爭長。江之險。其戰也。以水師勝。而淮軍則以外國兵械勝。外國兵械。中國盜賊所無有也。用兵之道。我能是。彼不能是。則我勝。我能是。彼亦能是。則彼我遞勝。遞不勝。若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則我處于必不勝。今環海萬國。強弱相制。長短相形。莫不以攻堅保危。凡戰守之器法。相耀其知巧之士。瞑目而思。閉門而誦者。日興月盛。而歲不同。其國家之增兵益餉。葡物致用。扞御攻取之策。亦百變而未有紀極。而我中國之議論。乃至今猷賈不知。彼已欲以往舊朽鈍之器。已廢不用之法。枝梧其間。是肉與刀競勝。植木御斧。持薄縞當強弩也。一旦有事。乃始周章四顧束手。而無如何。甚乃以其后發奮改悟。而思所以補救之。而勝敗之

數以效于前矣。庸有及乎。斯國論之一蔽也。相國之治勗也。雖
無事如臨大敵。自中原大定以來。卅年間。聞外國有一器新出。
一法新變。未嘗不探求而寫放之。以教練將卒。故淮軍至今日。
視卅年前用兵之時。其所用外國器法。又妻變不一變。而无一
彈一鏃之襲乎。其故設局以討其制。立學以研其理。日習月試。
以究其用。凡所規為。不遺力餘知矣。顧猷以中外之議論未盡。
同。声光气化制作之本。未盡明。財力未裕。學校未廣。人才未出。
无知者。矧物之能。无通散合莫之效。西域之議。吾國所為。以不
能生新為歎也。而吾乃且規。馬顯己守常之為務。斯不亦遠
乎。易曰。功業見乎變。又曰。日新之謂盛德。自古任事之臣。所以
不肯牽率于庸人之論。而必自盡其才。為國家開物而成務者。
為此也。昭忠祠之始設。以將帥之任。推轂廟堂。故唯建祠京師。

嘉慶中兵有召募始詔外省立祠湘軍要職妻起死事至多則所在奏立昭忠祠記之淮軍以器利少挫衄狀將士戰死者往不絕成軍數十年積勞病故者又葺后踵屬也舊唯江蘇有祠以祀平吳戰死之士近年立祠直隸以祀北征以來將士而合肥則淮軍本所自起祀典不可缺也今奏立昭忠祠巢湖睢上祠成相國以命汝綸曰宜有記汝綸則取國家兵制之變及淮軍所以制勝者論之俾后之謀國是者有攷焉

吳摯父左忠毅公画像記

汝綸兒時聞先輩人談忠毅故事輒自恨生晚不及一識其面故庚申冬以亂僦居公故宅从左君質夫所求公遺書而讀之又見公家書手稿益彷彿遇其為人一日質夫手二画眎余曰此公父母封大夫封夫人像也予為正色欽容肅拜而后敢印